



海黄烟斗

烟斗文明盛行于欧洲,但海南黄花梨、海南海柳这两种极品材质与烟斗的结合,提升了烟斗的尊贵特质和药用内涵,从而使烟斗与海南有了绝佳“姻缘”。

海南材质成就烟斗至尊

文\图 本刊特约撰稿 魏希望

提起烟斗,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科学巨人爱因斯坦、牛顿衔着烟斗时的深邃目光;想到决定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三只“烟斗”——丘吉尔、斯大林、麦克阿瑟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之外的“酷”态;想到喜剧大师卓别林脚穿大皮鞋,留着小胡子,口叼小烟斗的经典形象。

烟斗文化盛于欧洲

烟斗在欧洲的烟斗客心目中,享有极高的地位。在烟斗客中流行着一句名言:“男人的气质、身份、尊贵和修养的极致象征,要求我们起码应该有三只以上顶级烟斗,就像一个绅士至少要有五条领带一样。”

从风格上而言,英国烟斗端庄、高贵、富有绅士风采。法国烟斗浪漫,激情四射,具有典型的骑士风格,德国烟斗则折射出日尔曼民族严谨、精美绝伦的职业操守,而美国烟斗则完全凸现出简单、方便的自由主义色彩。总体而言,欧洲烟斗在材质上,主要采用地中海山崖上的一种特有乔木——石楠树根,另外一种材质则选自土耳其厄其斯基色希尔地区地下 400 英尺的竖井中挖掘的海泡石。

烟草传入中国始于明代。在古代,中国烟民使用的烟具主要是旱烟袋(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烟袋锅)、水烟袋和和鼻烟壶。清朝晚期,洋务运动兴起,将欧洲文化的载体之一烟斗传入中国。英国绅士穿着燕尾服,左手盈握一只做工上乘的烟斗,右手轻提文明棍的绅士形象,代表了欧洲贵族端庄、高贵、深邃、儒雅的绅士文化。引得晚清八旗贵胄、文人雅士竞相模仿,乐此不疲。

民国以后,卷烟的滥觞给烟迷们带来方便、直接而贪婪的享受的同时,卷烟将烟雾吸入肺部再吐出的循环过程,给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。而吸烟斗,吸的是“空烟”,可消减吸烟对健康的危害,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怀。

烟斗,作为一种外来文化,已经深深植入中国的历史。

海黄烟斗 以尊贵享誉国际

作为国之瑰宝,海南黄花梨经与明式家具的天造地设,自然融合,享誉世界。海南黄花梨尊居木中之王的地位无木可撼。而作为烟斗用材的海南黄花梨,密度大,木质细密,透气散热,阻燃力强,完全可以与地中海的石楠根相媲美。海南黄花梨颜色红黄交错,主色调红黄色完全符合中华民族气象堂皇,华贵文雅的美学诉求。黄色,代表尊

贵、光明、希望,为古代帝王独享的皇权御色,高贵气质充盈眼前。海南黄花梨既不像小叶紫檀那样沉稳,也不像越南花梨那样暗淡呆滞。海南黄花梨色彩绚烂,纹理华美,如梦如幻,自然天成。稍加打磨,像玻璃一样光滑,像琥珀一样通透,像婴儿的皮肤一样润泽,花纹连波叠浪,令人爱不释手。

清代大学士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评述:“有曰花榈者,色紫红微香。其文有鬼面者可爱,以多如狸斑,又名花狸。老者文拳曲。嫩者文直,其节花圆晕如钱,大小相错,坚理密致。价尤重。”

海南黄花梨的优良品质,不仅是古典家具的首选用材,必然也被视为制作烟斗的最佳选择。早在 1960 年代,海南椰雕厂即制作过一批黄花梨烟斗,出口创汇,在国际市场备受青睐。

最近几年,海南的能工巧匠积极借鉴欧洲烟斗的经典之作,融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,充分利用中国古典家具的工艺流程,全部从昌江、东方等出产油梨的山区精挑细选根材,完全手工打造,制作了独具海南特色的烟斗投放市场。因材质好,工艺精,不仅闪耀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灵光,也从细微之处传递出银铜饰件的工艺水平,成为市场新宠儿。遗憾的是,由于不能工厂化生产,海黄烟斗时常断货,供不应求。

海柳烟斗 以奇异独秀芳菲

海柳,学名黑珊瑚,生长于西沙至南沙群岛的深海,在海南民间素有“海底神树”,“海铁树”美誉。海柳坚硬如铁,材质细密。有赤柳和乌柳两大类。乌柳也被渔民称作虎斑柳,因被火烧后出现褐色纹,类似老虎斑纹而得名,乌柳呈黑色,打磨抛光后光滑如玻璃。清代张崧所著《崖州志》这样描述海柳:“色黑而泽,其坚如铁,随海波冲激而上,可供瓶玩。俗有铁珊瑚之名。”

2006 年,北京嘉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了一件长 45 厘米,清中期制作的海柳烟枪,以数万元的价格成交,创下中国烟具成交价新高。

海南出产的海柳烟斗,以独特的地域特色,稀有性和奇异性而独秀芳菲,引起了国内外烟斗藏家的广泛关注。由于海柳多年被过度采集,目前已濒临绝迹,海柳烟斗也因此而尤显珍贵。

当然,烟斗文化也包含了很深的烟斗礼仪和烟斗美学,烟斗的造型和纹理特点,应与人的脸型与服饰合理搭配。诸如长脸型、穿竖条纹的烟斗客,就不宜使用直斗或纹理呈流水纹的烟斗。所以,正确、合理地搭配服饰与烟斗是有很多讲究的。此外,装填烟草,清理烟斗,烟草的种类与调配都有很深的学问。



海黄烟斗



海柳烟斗



海柳烟斗

海黄烟斗

海黄烟斗